

悠遊書海：從吳新榮日記看
小鎮醫生的讀書生活

鄭政誠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摘要

吳新榮，臺南將軍庄人，曾就讀臺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後赴日留學，就讀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返臺經營佳里醫院。吳氏除醫生本業外，對文學創作頗具熱情，曾發表詩文於報刊雜誌上；另有自述型的《震瀛採訪錄》、《震瀛隨想錄》與《震瀛回憶錄》等文集，還主編過《南瀛文獻》、主修過《臺南縣志稿》等。

由於吳氏創作頗豐，臺灣文學界曾整編其相關作品面世，如《吳新榮全集》、《吳新榮選集》等，而隨《吳新榮日記全集》的問世，更從中發現吳氏的創作其實也來自於閱讀的喜好。

本文區分「書籍的來源」、「書籍的類別」、「閱讀模式與態度」與「品評與雜感」等項目，實證論述吳氏的閱讀生活，一窺日治末期至戰後初期臺灣小鎮醫生的讀書生活樣貌，除強化歷來研究吳氏作品之質量外，也期能為新興的閱讀史研究領域稍補空白。

關鍵字：吳新榮、日記、書籍、閱讀、品評

壹、前言

吳新榮（以下簡稱吳氏），字「史民」，號「震瀛」，晚號「瑣琅山房主人」，1907年11月12日生於日治時期鹽水港廳蕭壠支廳漚汪區的將軍庄（今臺南市將軍區），1913年起曾先後就讀於蕭壠、學甲及漚汪公學校，1922年考取臺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畢業後於1925年留學日本，入岡山縣金川中學校就讀，1928年再考取東京醫學專門學校，1932年畢業後返臺接替叔父吳丙丁經營佳里醫院。¹

吳氏除醫生本業外，對文學創作頗具熱情，中學時即已創作詩文，並發表在多種文學雜誌與報刊上，另主編過《南瀛文獻》，主修過《臺南縣志稿》。由於吳氏創作頗豐，除報刊雜誌上的作品外，另有自述型的《震瀛採訪錄》、《震瀛隨想錄》與《震瀛回憶錄》等。此外，臺灣文學界亦曾整編其相關作品面世，如張良澤主編過8冊《吳新榮全集》，²呂興昌編訂過3冊《吳新榮選集》等。³由於可供研究吳氏的文學資料頗豐，是以學界已有不少先行研究，在施懿琳〈吳新榮研究綜述〉一文中，⁴曾分期介紹相關資料與研究的產出，由於數量不少，故不在此贅述。

在吳氏相關資料中最值一提者乃2007年底至2008年陸續出版之《吳新榮日記全集》，共計11冊，由於該套日記撰寫時程頗長（自1933年至1967年），且堪為研究日治與戰後大臺南地區及近代臺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醫學活動之重要素材⁵是以公開後即受到世人高度關注，也促發學界對

1 施懿琳，《吳新榮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6月），頁3-49。

2 張良澤編，《吳新榮全集》1-8冊（臺北：遠景出版社，1981年10月）。

3 呂興昌編訂，《吳新榮選集》（一）~（三）（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3月）。

4 施懿琳，〈吳新榮研究綜述〉，收於封德屏總策劃，《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5：吳新榮（1907~196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4年12月），頁83-95。

5 《吳新榮日記全集》共計11冊，由位於臺南的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前2冊於2007年11月出版，後9冊於2008年6月出版。後文注釋將不再詳註各冊出版時地。另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檔案館臺灣日記知識庫收有此一完整資料，可為參閱，網址：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news_con.php?no=172。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纂，《吳新榮日記全集（一）》，頁6-9。

吳氏研究的熱潮，不少學者即利用該套日記為文，進行文學課題外的探究，如林丁國對其行醫紀事之研究；⁶ 王靖雯對其愛情與家庭觀之描繪；⁷ 曾士榮對其戰爭認同之述說；⁸ 松田良孝以沖繩人的疏散經驗為主題；⁹ 河原功探析吳氏的左翼思想；¹⁰ 陳文松更對其日常娛樂生活（即看電影、打麻將、下圍棋）進行介紹。¹¹

雖然先行研究者多，唯對吳新榮個人的閱讀情事卻較少提及，施懿琳的《吳新榮傳》與〈吳新榮《瑣琅山房隨筆》析論〉等作品，雖曾就吳新榮在求學階段的閱讀作品與受理想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國民主義、自然主義、現實主義等多種思潮的洗禮，¹² 可惜此套日記僅記述其在畢業後的情況，較無法直接對應其求學時的樣貌，唯青年求學時的閱讀與時代氛圍甚或出版狀況，多能影響其後的選書與閱讀，自不待言。

筆者在閱覽此套吳新榮日記後，發現若以閱讀史角度出發，應可看出其讀書喜好，旁及於個人思想行為，是以不揣己力，以該套日記為主要素材，析論吳氏閱讀喜好。由於吳氏閱讀廣泛，且吟詩、撰稿、為文多所精通，為免失焦，本文主要處理吳氏的書籍閱讀，區分「書籍的來源」、「書籍的類別」、「閱讀模式與態度」、「品評與雜感」等四部分，實證論述吳氏的閱

6 林丁國，〈一位小鎮醫師的行醫紀事：以吳新榮日記為例〉，收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等主辦，《日記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4 年 11 月）。

7 王靜雯，〈論吳新榮的愛情觀與家庭觀：以吳新榮日記全集為主〉（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8 曾士榮著、鄭雅怡譯，〈認同 kap 戰爭：戰爭動員 kap 皇民化運動下之臺灣意識一用《吳新榮日記》作例（1937-1945）〉，《臺江臺語文學季刊》，期 2（2012 年 5 月），頁 38-66。

9 松田良孝著、張良澤譯，〈由《吳新榮日記》看沖繩人的疏散體驗〉，《臺灣文學評論》，卷 7 期 4（2007 年 10 月），頁 82-91。

10 河原功著、高坂嘉玲譯，〈探求吳新榮的左翼思想—談「吳新榮舊藏雜誌拔粹集」與《吳新榮日記全集》〉，《臺灣文學評論》，卷 9 期 3（2009 年 7 月），頁 160-164。

11 陳文松，《來去府城透透氣：一九三〇～一九六〇年代文青醫生吳新榮的日常娛樂三部曲》（臺北：蔚藍文化出版公司，2019 年 1 月）。

12 施懿琳，《吳新榮傳》，頁 11-12；施懿琳，〈吳新榮《瑣琅山房隨筆》析論〉，收於封德屏總策劃，《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5：吳新榮（1907～1967）》，頁 215-216。

讀生活。另一方面，受戰後二二八事件影響與吳氏轉向地方文獻的編纂工作等因素，吳氏晚年日記中有關閱讀情況的記載已明顯偏少，故本文將書寫時限先界定在日治末期至戰後初期，藉此一窺臺灣小鎮醫生的讀書生活樣貌，除強化歷來吳氏研究之質量外，也期能為新興的閱讀史研究領域稍補空白。

貳、書籍的來源

吳氏嗜書如命，嘗言讀書最樂，¹³ 據其自述，謂圖書主要典藏於為家人所改建的新房，即 1942 年 11 月 24 日竣工的瑯琅山房中廳，中廳除有神桌與家具外，就是兩座落地在東西兩側牆壁的書櫥。¹⁴ 由於吳氏對書籍存放多有期待，因此在日記寫到：「今晨回佳里，看到以前訂製的書架已做好送來，趕快整理好書籍排上去，看起來才有些像書齋了，每次走進書齋，可讓讀書人的我做各種不同意義的反省。」¹⁵ 據吳氏所言，東櫥第一層是醫學政治雜誌，第二層大部分是文學及社會書籍，第三層大部分是政治經濟書，第四層是其父親吳萱草的詩書及雜誌。至於西櫥部分，第一層是醫書，第二層是文學及陶器，第三層是雜誌製本及金石製品，第四層則是史地文化書及木像雕刻，另書櫥上方擺放的是醫學雜誌，書籍略計近千本。雖然吳氏認為他的藏書少得可憐，¹⁶ 或隨之後的增購與贈送，至 1958 年 3 月時，吳氏推估其藏書已有二、三千本，且其中不少是奇書珍本，但不知這些書籍何時或從何處而

13 張良澤總編纂，《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5 年 12 月 13 日，頁 332。

14 吳新榮說：「我的書齋就是瑯琅山房的中廳，當然在這裡也有神位，也有家具。」見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7：吳新榮日記（戰後）》（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1 年 10 月），頁 60。至 1958 年 3 月，瑯琅山房又配置新的書櫥，見《吳新榮日記全集（十）》，1958 年 3 月 12 日，頁 187。

15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 年 10 月 4 日，頁 132、309。其實這個書櫃在 1942 年訂製使用後，吳氏還多次整理過藏書，如 1945 年 6 月底佳里空襲時，就曾將部分書刊疏散他地；另在 1951 年 5 月初，因高血壓、血痰、癰病而休養時亦整理過一遍；1955 年 4 月中旬時，也曾整理過中廳讀書間瑯琅山房。見《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5 年 6 月 28 日，頁 155；《吳新榮日記全集（九）》，1951 年 5 月 6 日，頁 191；《吳新榮日記全集（十）》，1955 年 4 月 17 日，頁 28。

16 《吳新榮日記全集（九）》，1951 年 6 月 16 日，頁 210。

來，¹⁷ 其實歸納吳氏日記所述，大致也可推估為購買、索贈、他人與單位贈閱而來。

吳氏家住臺南佳里，當地書店較少，所以吳氏常至鄰近的臺南市區購書，其中位於本町至開山町之間的「藤川書店」便是吳氏最常前往之所，在 1938 年某日去購書時就說藤川書店的老闆娘仍像十五年前一樣地親切，¹⁸ 以吳氏出生於 1907 年而言，顯然在 16、17 歲就讀臺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時就已在該處買過書。除藤川書店，臺南的「崇文堂」與舊書店也是吳氏流連忘返之所，如 1943 年某日去崇文堂購買《現代俳句秀作の鑑賞》，在舊書店購買《北極探險記》及日本美術家古澤岩美（1912-2000）的《破風土》等。¹⁹

吳氏非僅在熟悉的臺南地區購書，臺北、臺中等大城市亦有其購書身影，如 1939 年北上參加東京醫學士會臺灣支部第四次總會前，在臺北菊元百貨吃完午餐後，就順道去附近書店買林語堂（1895-1976）的《我が國民、我が國土》（吾土吾民）；²⁰ 1943 年 5 月底從臺南佳里去臺中參加好友巫永福（1913-2008）的婚禮時，途中也跑去彰化東亞書局購買《支那文化談叢》，又到臺中的中央書局購買《大陸史の十二人》；²¹ 1943 年底至臺北時，又到「三省堂」和「東都書店」，購買大木書店出版的《臺灣文學集》及日本小說家庄司總一（1906-1961）的《南の枝》等。²²

如果書店沒有現書，由書店代訂也是一個管道，吳氏曾記載他到藤川書店購買之前預約的《臺灣全誌》8 冊；²³ 有時代訂的書籍一到，書店老闆

17 《吳新榮日記全集（十）》，1958 年 3 月 12 日，頁 186。

18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 年 8 月 5 日，頁 102、282-283。

19 《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 年 9 月 15 日，頁 85、212。

20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2 月 19 日，頁 32-33、197-198。

21 《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 年 5 月 26 日，頁 50、180。

22 《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 年 12 月 27 日，頁 116、244。

23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 年 9 月 8 日，頁 118、297。

還會直接寄給吳氏，如日記中書寫收到從臺南書店寄來川端氏的《漢方醫處方全集》；²⁴ 又收到以前訂購尾崎秀實（1901-1944）的《現代支那批評》和村上知行（1899-1976）的《支那及び支那人》。²⁵ 此外，直接向日本國內訂書也是一種方式，東京讀書新聞社是吳氏最常訂購之所，曾多次訂購各種書籍，如《世界人名辭典》、《新露（西）亞風土記》、《赤色診療簿》、《菜根譚講話》²⁶、《世界文化史大系》²⁷ 及《支那哀怨秘史》等。²⁸ 如果書籍為套書、叢書，且出版已有一段時間，吳氏也會央請親友代尋，如吳氏想要日本大東出版社的《支那文化史大系》部分套書，就寄信給人在東京的胞弟，請其至舊書店代尋。²⁹ 要之，吳氏非常喜歡買書，即便進入到戰時體制，在物資維艱、海外運輸不便的情形下，吳氏仍持續購書。³⁰

除購書外，由於交遊廣闊，吳氏的朋友、老師們也會贈書給他，戰前如愛書好友陳穿（1913-?）曾送他《英雄論》³¹、《バイロン全集》（拜倫全集）³²；郭水潭（1907-1995）曾送他《民俗臺灣》與《古代亞細亞史談義》；³³ 黃得時（1909-1999）曾送他日文版《水滸傳》；³⁴ 臺中文人好友張星建（1905-1949）為撫慰吳氏喪妻之痛的孤單，也曾寄送沈復（1763-1832）的《浮生六記》和清末民初詩人蘇曼殊（1884-1918）的《斷鴻零雁記》以堪

24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年9月25日，頁127、305。川端氏應為川端勇男，另書名應為《漢方醫藥處方全書》而非《漢方藥處方全集》，該書由位於東京的漢方醫藥處方全書刊行會於1937年1月首版發行。

25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年7月12日，頁86、242。

26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年9月17日，頁122、300。

27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年4月22日，頁65、226-227。

28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年4月22日，頁65、226-227。

29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年6月4日，頁93、282。

30 如1943年2月8日記載，今晨起床，早餐後，先到書店訂購三、四本書。見《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年2月8日，頁18、145。

31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年8月11日，頁106、286。

32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年8月12日，頁107、287。

33 《吳新榮日記全集（五）》，1941年10月28日，頁275。

34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年7月17日，頁116、306。

慰藉。³⁵ 此外，對東洋民俗研究甚有心得的日人金關丈夫（1897-1983）也曾寄贈新著《木馬石牛》給吳新榮；³⁶ 日本民俗學者池田敏雄（1916-1981）也曾以民俗臺灣社的名義贈送吳氏夫妻《婦人家庭百科辭典》；³⁷ 吳氏就讀日本金川中學校時的校長服部純雄（1887-1981）也曾送吳氏《赤尾善治郎傳》一書等。³⁸ 時至戰後，吳氏自朋友處收受的贈書也不少，如研究臺灣文獻頗負盛名的廖漢臣（1912-1980）曾送他《謝介石與王香蟬》；³⁹ 吳新榮在擔任《南瀛文獻》編輯接洽稿件時，作者之一的盧嘉興也曾送他《鹿耳門地理演變考》。⁴⁰ 吳氏還自述他自 1932 年從日本返臺三十多年，朋友贈書不少，且都是臺人的優秀作品。⁴¹

有時在書店看到好友新作，想說直接向好友索贈即可，故放棄不買，如 1943 年底至臺北三省堂和東都書店時，看到好友楊雲萍（1906-2000）新詩集《山河》，由於可向作者索贈，所以沒買。⁴² 果不然，隔年 3 月楊雲萍拜訪吳宅時就親自送上這本新詩集。⁴³ 此外，去朋友家作客聊天，看到有趣新奇的書，吳氏也會央求朋友允諾借閱，如去臺南好友黃萬祿家過夜時，看到書架上擺著《フランス敗れたり》（法國敗戰）一書，就央求好友答應借閱該書供其閱覽。⁴⁴

35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 年 4 月 25 日，頁 71、252-258。

36 鄭喜夫原撰、張良澤刪補，〈吳新榮先生事略年譜〉，收於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8：吳新榮書簡》（臺北：遠景出版公司，1981 年 10 月），頁 147。

37 鄭喜夫原撰、張良澤刪補，〈吳新榮先生事略年譜〉，收，頁 147。

38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 年 12 月 16 日，頁 179、362。

39 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7：吳新榮日記（戰後）》，1956 年 10 月 24 日，頁 81。

40 《吳新榮日記全集（十一）》，1965 年 4 月 29 日，頁 263。

41 如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吳濁流《瘡疤集》、張深切《里程碑》、郭明昆《中國家族制及語言研究》（按：應為日文書《中國の家族制及び語言の研究》）、吳瀛濤《海》、杜聰明《南天的十字星》（按：應為葉炳輝與許成章合著的《南天的十字星：杜聰明博士傳》）、吳照晃（按：應為吳熙晃）的《春泉夢》、林勇的《臺灣城懷古錄》（按：應為《臺灣城懷古集》）等。見吳新榮，〈眼睛疲勞〉，收於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2：瑣琅山房隨筆》（臺北：遠景出版社，1981 年 10 月），頁 162。

42 《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 年 12 月 27 日，頁 116、244。

43 鄭喜夫原撰、張良澤刪補，〈吳新榮先生事略年譜〉，頁 147。

44 《吳新榮日記全集（五）》1941 年 9 月 16 日，頁 109、259。

除好友或文人雅士的贈閱與借閱外，吳氏也會四處探尋贈書的可能性，如知悉臺南學甲聞人郭啟要去上海發展，就央求將其家中所藏有關中國文學的二、三百冊藏書贈送給他，吳氏收到後還直說真高興當中有《胡適文存》、《獨秀文存》等好書，且將藏書目錄重新整理一遍到深夜。⁴⁵ 此外，聽聞母校臺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同學會的書籍在同學王開選家中，就前去拜訪並請其轉讓。⁴⁶ 有時看到好書，也會寫信請求作者相贈，如曾寫信給麻豆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常務董事中川蕃（1888-?），請求惠贈隨筆集《椰子の葉蔭》。由於作者是吳氏在日本金川中學校就讀時校長服部純雄的友人，⁴⁷ 或因認識或因校長聯繫，幾天後吳氏就收到該隨筆集，且只花了一個晚上便閱讀完畢。⁴⁸ 另值得一提的是，吳新榮自 1952 年起即擔任臺南縣文獻委員會委員兼編纂組長，因職務之便，也可長期獲得臺灣省文獻會暨各縣市文獻會的出版品。

除購書與獲得贈書外，吳氏也喜歡送書，如好友郭水潭至獄中服刑時，吳氏即整理一些書，送給他在獄中當精神食糧；⁴⁹ 又如收到恩師服部純雄寄來的大作《臺灣沖繩遊記》五冊及另一親筆簽名冊，吳氏除保留後者外，其餘皆分送給鹽分地帶的舊同事。⁵⁰ 此外，由吳氏首次編輯其父親吳萱草漢詩集的《忘憂洞天詩集》，在該書出版後，也迫不及待地將限定版二百冊分送給好友分享。⁵¹

45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 年 12 月 6、7 日，頁 172-173、357。

46 《吳新榮日記全集（十一）》，1962 年 12 月 11 日，頁 72。

47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1 月 17 日，頁 11、168。

48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1 月 24 日，頁 15、173。

49 《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 年 2 月 9 日，頁 19、146。

50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8 月 10 日，頁 93-94、250。

51 《忘憂洞天詩集》為吳氏之父吳萱草所著的漢詩集，吳新榮編輯此書，也是其第一本編輯的書籍，加上女兒吳朱里繪圖，可謂是三代同堂共創此書，且僅限定 200 本，加以出版之際，正值吳氏長子吳南星婚禮籌辦，可謂喜上加喜，故吳氏在日記中書寫贈書的對象多為舊雨。見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7：吳新榮日記（戰後）》，1958 年 8 月 8 日，頁 90；《吳新榮日記全集（十）》，1958 年 8 月 8 日，頁 212；1958 年 8 月 21 日，頁 216。

此外，若學校對書籍有所需求，吳氏亦欣然以對，如臺南家鄉佳里國民學校需小學教育大辭典一套三十餘冊，因價格不斐，為此，校長古閑昇找吳氏商量，吳氏隨即表示願意樂捐兩百多圓購書；⁵² 而當 1948 年學校畢業季之時，吳氏受邀出席畢業典禮，也曾贈送各五部《三民主義問答》給嘉義北門初中及農校、北門國民學校的畢業優秀學生，以示獎勵。⁵³

要之，吳氏好書成癡，會利用各種方式管道獲得書籍，書不嫌多，但更要求好，在日記中曾自述要當個藏書家，雖自謙資金與時間不足，不能算是個藏書家，但因愛書不落人後，所以倒可說是個愛書家，且認為當藏書家的先決條件就是要先當個愛書人，⁵⁴ 由此可見吳氏對書籍之珍愛，所以當 1940 年 7 月掌管思想反動的日本特高警察到吳氏家中把其珍藏之左翼思想的 21 冊書籍帶走時，吳氏還特別記上一筆，說所有的書籍無論內容如何，對一個愛書家來說都是珍貴，就如同即使是行為不好的孩子被帶走，還是一樣會難過的。⁵⁵

叁、書籍的類別

據吳氏長子吳南星的回憶，謂吳氏藏書有數千冊之多，除雜誌外，尚包含醫學、文學、科學、地理、歷史、政治、經濟類別之書，語文則有中文、英文、日文。⁵⁶ 另據吳氏三子吳南圖的追記，謂瑯琅山房兩座書櫥共排滿上千冊日文世界名著與童話集，還有少數的中文、德文與英文書，那些名著及

52 《吳新榮日記全集（五）》，1941 年 8 月 4 日，頁 86、236。

53 《吳新榮日記全集（九）》，1948 年 7 月 3 日，頁 39。

54 《吳新榮日記全集（九）》，1948 年 7 月 3 日，頁 39。

55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7 月 13 日，頁 86、243。

56 吳南星，〈父親的生平軼事〉，收於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8：吳新榮書簡》，頁 81。

雜誌都被精裝，並編號成震瀛藏書。⁵⁷依其日記所載，除專業醫書外，吳氏藏書大抵多為文史類別，如詩集、小說、散文隨筆、人物傳記、臺灣歷史文化、思想信仰與中國事物等類。

一、詩集

由於吳氏喜歡吟詩作對，加以詩集內容通常較為簡短，是以在閱讀書籍中，詩集佔了不少比例，在1939年某日曾記：「空閒時間只有讀書才是自我慰藉，所以選讀幾篇生田春月（1892-1930）所編的《泰西名詩名譯集》，雖因喪妻之痛而無法細細品味，但對西方詩人仍習得一些整體概念」。⁵⁸此外，前述好友郭穿所贈送，由松山敏所翻譯的《バイロン詩集》，也是吳氏相當喜歡的西人詩集作品。⁵⁹

除西人詩集外，吳氏對日本詩人的作品也頗為鍾情，如金川中學校校長服部純雄的詩文集《富士》，就是讓吳氏刮目相看者；⁶⁰另出身於北海道札幌的竹内てるよ（1904-2001）所著詩集《靜かなる愛》，也讓吳氏深有所感；⁶¹還有日本短歌名家安藤靜雄編著的《啄木歌集（鑑賞）》，也讓吳氏願意細細品味。⁶²至於臺灣文人的詩集，吳氏亦不錯過，如在某個陰鬱的天氣裡太清閒，吳氏就拿出共收錄臺灣四百多位詩人，集三千多首詩作在內的《瀛洲詩集》狂吟一番。⁶³

57 吳南圖，〈記小雅園瑯琅山房主人〉，收於吳新榮，《吳新榮回憶錄—清白交代的臺灣人家族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6月），頁37。

58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年2月4日，頁24、188-189。

59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年2月8日，頁27、191。

60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年1月21日，頁13、170。

61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年5月29日，頁90、279。

62 《吳新榮日記全集（五）》，1941年10月29日、11月1日，頁128、130、276-277。

63 《瀛洲詩集》為瀛社詩人林欽賜編輯，1933年由臺北光明社出版，但因吳新榮在1941年1月17日述說該詩集為新刊，故所舉詩集應為1940年出版，由臺北文人黃洪炎所編的《瀛海詩集》，但無論何者，皆是臺灣漢詩界之重要文獻。見《吳新榮日記全集（五）》，1941年1月17日，頁9、157；黃洪炎編，《瀛海詩集》（臺北：臺灣詩人名鑑刊行會，1940年）。

二、小說

除詩集外，小說也是吳氏最愛，雖然小說篇幅較長，需花費較多時間閱讀，但吳氏仍甘之如飴，尤其是能有所啟發者。熱愛鄉土的吳氏對本土小說即多有所感，如 1958 年某日讀完吳濁流（1900-1976）在前一年於日本東京所出版的著名小說《歪められた島》（亞細亞的孤兒）時，便覺珍愛不已，認為這本小說為當時臺灣名著，且感佩該書精神，就是任你時勢如何變化，只要做好一件事即可。⁶⁴ 此外，西方名著小說也有讓吳氏愛不釋手者，如某日吳氏搭火車南下屏東時，由於路程稍遠，所以在車廂內閱讀小說，不過此回看的是 1939 年版，由藤原邦夫翻譯的《風と共に去れぬ》（和風同去），即世界名著《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他說這本小說曾是洛陽紙貴的名著，對美國南北戰爭中南方聯盟的精神層面及成為戰敗者的苦悶心理有細膩描寫。吳氏讀完後覺得這部小說完全像電影故事情節，是少有的一股清涼劑，可了解美國特質，還說如果有一天日本與美國發生戰爭，此作品可供參考，且認為應該介紹給更多人閱讀。⁶⁵ 由於吳氏對此本小說推崇備至，是以在年餘後，吳氏又再度拿起這本喜歡的世界名著重讀一遍。⁶⁶

三、散文隨筆

由於吳氏身為醫生又喜好詩文，所以對相同背景的作家更是喜歡，如某日讀完日本著名內科醫師西川義方所著的《澄心錄》，認為該隨筆可以如此隨性選讀，真是令人欣喜，尤其作者還是醫學背景出身的佼佼者。⁶⁷ 某日又

64 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7：吳新榮日記（戰後）》，1958 年 10 月 16 日，頁 92。

65 《吳新榮日記全集（五）》，1941 年 1 月 28 日，頁 20、172；1 月 31 日，頁 21、173。

66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 年 6 月 13 日，頁 97、286。十年後，吳新榮在臺北大世界戲院看到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亂世佳人」，由於印象難忘，所以說這部電影很忠於原著。見《吳新榮日記全集（九）》，1952 年 4 月 27 日，頁 256。

67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2 月 25 日，頁 35、200。

記：今天讀完日本大腦生理學者林麟的《思想と生理》，⁶⁸說此隨筆讀起來很輕鬆，可說是通俗生理學的作品，從中也得到很多知識。⁶⁹

出於臺灣鄉土的熱愛，攸關臺灣風土民情的散文隨筆，吳氏也不肯錯過，如1941元旦搭火車回老家臺南佳里時，在擁擠的車廂內好不容易佔得一席座位後，便坐下來看書，選讀的正是臺籍少女作家黃鳳姿（1928—）的散文集《七爺八爺》。吳氏對這位作者至感欽佩，且說這部作品與西川滿（1908-1999）所著的小說《赤崁記》是1940年臺灣最出色的兩部作品。⁷⁰

四、人物傳記

除文學作品外，吳氏也喜歡看東西方重要領導者的傳記，如讀完日本政治家鶴見祐輔（1885-1973）的《ヒスマーク》（俾斯麥）後，雖對該書無太高評價，但說得以認識這位歐洲風雲人物的人格，感覺甚是痛快。⁷¹又如看完《莫索里尼傳》後知其非站起來不可，因為義大利法西斯黨還是有存在的必要；⁷²而在讀完《希特勒傳》後還與《莫索里尼傳》比較，並認為前者較為有趣且令人感動。⁷³

除二戰時期軸心國的歐洲領導者外，現代中國領導者的傳記，吳氏也多有興趣閱讀，如某日記載把森田正夫（1897-1951）的《汪兆銘》一書讀完後，說寫的是汪兆銘逃出重慶，發表和平聲明後的內容，是一段近代中國革命

68 林麟，一名木々高太郎（1897-1969），為日本大腦生理學者、小說家（推理作家）及詩人，《思想と生理》一書為其隨筆集，1936年由東京人文書院出版。見山梨県立文学館編，《松本清張と木々高太郎》（山梨：山梨県立文学館，2002年）。

69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年7月30日，頁104、261。

70 《吳新榮日記全集（五）》，1941年1月1日，頁148-149；西川滿，《赤崁記》（東京：日孝山房，1940年）。

71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年6月6日，頁94、282-283。

72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年10月25日，頁124、278。

73 《吳新榮日記全集（五）》，1941年1月19日，頁10、161。

史，意外獲益良多。⁷⁴翌日讀完日本軍事評論家石丸藤太（1881-1942）所撰的《蔣介石》後，除與前書作一比較外，更抒發心得，謂《蔣介石》寫七七事變前，《汪兆銘》則著重七七事變後，兩位日本作者皆以客觀公平立場做出正確評傳。⁷⁵

除政治人物外，醫學人物也不可錯過，如吳氏閱畢日本細菌學者志賀潔（1871-1957）所著的《エールリッヒ傳》（埃爾利希傳）後，說該文雖無新鮮感，但認為醫生總是要有這樣的書籍，不過，若與德國醫師古斯達夫·尤克西坦（Gustav Eckstein, 1890-1981）⁷⁶所寫的《全傳野口英世》相較，還是後書較為優秀，⁷⁷即使《全傳野口英世》文筆拙劣，但內容卻相當有趣，讀完後認為野口是勤勉之人，且事母至孝，因孝行且努力做事而成為天才，成為偉人，也成為一個英雄。⁷⁸不過，吳氏說之所以選讀這種直譯不堪過目的壞文章，只是想了解西洋人如何評價日本偉人，同樣讀《エールリッヒ傳》也是想了解日人如何看待西洋偉人而已。⁷⁹

五、臺灣歷史文化

出於鄉土熱愛與關懷，吳氏也喜歡閱讀臺灣歷史文化類的書籍，如某日問診患者較少，吳氏就把《臺灣文化史說》讀完，訴說完成多年願望，且對《民俗臺灣》特輯號編輯助益良多；⁸⁰而即便在戰爭空襲時，吳氏也儘量抽出零碎時間閱讀此一類型的書籍，如 1945 年 4 月 9 日記載：「今天難得沒

74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6 月 9 日，頁 73、230-231。

75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6 月 10 日，頁 74、231。

76 朱貞一，〈野口英世傳奇（I-1）：為什麼探討野口英世博士〉，《臺灣醫界》，卷 54 號 7（2011 年），頁 58。

77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9 月 13 日，頁 108-109、264。

78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9 月 12 日，頁 108、264。

79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9 月 1 日，頁 104、260。

80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 年 1 月 23 日，頁 12、199。

有空襲警報，就坐上人力車到臺南七股篤加村外診，因陣地構築而破壞了的道路，路況惡劣，在顛簸搖晃的車上讀完《臺灣文化論叢》第一輯」⁸¹，顯見一有空暇，即便閱讀環境惡劣仍恣意閱讀臺灣文史。

時至戰後，吳氏對此類書籍仍多有所感，是以在 1957 年某日記載：「自過月以來，讀完了光緒《臺灣通志》影印版，共有四本二千多頁。一部堂堂皇皇的大作，可惜由現代眼光看來，不輸一部光緒時代的官名錄，除說地球是圓的以外，並無可取之地。」⁸² 吳氏對該書雖多有微詞，但仍認真看完。⁸³ 此外，對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的《臺灣經濟史集》，吳氏亦有所感，述說對該書中〈被遺誤的臺灣〉一文頗為滿意，因該文詳述鄭成功（1624-1662）攻臺經過，吳氏抱持民族主義還說這可能是對郭懷一事件最好的報仇。⁸⁴ 在讀完該書半個月後，吳氏又繼續閱讀被編入到《臺灣經濟史》第六集的〈臺灣之歷史〉⁸⁵，指出該書對臺灣地名及人種記述多有附會，但認為能收錄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的叢刊中堪為榜樣，且是當時臺灣史最詳細的一部大書。⁸⁶

六、思想信仰

據吳氏長子吳南星的追憶，謂吳氏在臺灣光復前夕，常在防空洞內閱讀《三民主義》，此書在日治時期屬禁書，不知其父親從何而得？又謂父親有

81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5 年 4 月 9 日，頁 33、122。

82 《吳新榮日記全集（十）》，1957 年 3 月 3 日，頁 151。

83 此 4 本計 2 千多頁的光緒《臺灣通志》影印版，應為由蔣師轍、薛紹元編纂，於 1956 年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所出版者，其正式書名應為《清光緒臺灣通志》。其實吳氏所閱讀者僅是本尚未成書的殘稿，據該書「弁言」所載：「（此書）前半部疆域、物產、餉稅、職官、選舉、列傳各部門編輯粗備，至其以下則屬『素材』性質的一束資料而已。」吳氏僅閱讀此等未完稿之影印本，故有此微詞。感謝審查委員提供此一寶貴意見。

84 《吳新榮日記全集（十）》，1958 年 3 月 14 日，頁 187。

85 該文為德國歷史學家沃斯（Albrecht Wirth，1866-1936）所寫（Geschichte Formosa's bis Anfang），1957 年 9 月被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列入「臺灣研究叢刊」第 54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六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

86 《吳新榮日記全集（十）》，1958 年 3 月 31 日，頁 189。

濃厚民族意識，在日本留學時很崇拜孫中山（1866-1925），滿腦子良醫良相、醫國醫人的思想都與孫中山相關，所以每天認真研讀此書。⁸⁷ 由於吳氏在東京留學時深受孫中山影響而選讀醫科，且有趣者乃吳氏滿月申報戶口時的出生月日恰與孫中山相同，⁸⁸ 或有此連結，是以吳氏成為孫中山的信徒，其著作也為吳氏所詳讀。

關於閱讀《孫中山全集》，吳氏曾在日記中自述是因為某天戰爭空襲時因找不到可讀的書，才把《中山全集》拿來看一看，⁸⁹ 幾天後，因為想到東亞未來，所以想研究一下中國政治思想，因為書房中也恰有《中山全集》，所以就將此書重新拿出來閱讀一番。⁹⁰ 在 1945 年 6、7 月份躲空襲時，吳氏確如其長子所言，把《中山全集》全部看完（含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孫文學說、民權初步及實業計劃等），吳氏還記述閱讀心得，認為已大致理解孫中山的政治思想，即政權與治權應分開行使；⁹¹ 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是互為理想與實踐；⁹² 也驚訝作者博學，認為是近代中國的唯一指導者；⁹³ 但發現實業計劃雖然讀起來較為有趣，⁹⁴ 但所提港灣及鐵道計畫過於宏大，恐怕百年也難以實現。⁹⁵

七、中國事物

87 吳南星，〈父親的生平軼事〉，收於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8：吳新榮書簡》，頁 78-79。

88 據吳新榮自述，《孫中山全集》購於 1917 年 4 月 29 日，時在東京留學時，於東京中華會館購得。另有關吳氏深受孫中山之影響，皆可見吳新榮〈紀念國父百壽〉一文，收於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2：瑣瑣山房隨筆》，頁 165-169。

89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5 年 5 月 30 日，頁 53、142。

90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5 年 6 月 6 日，頁 56、145。

91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5 年 6 月 13 日，頁 59-60、148。

92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5 年 6 月 13 日，頁 59-60、148。

93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5 年 6 月 19 日，頁 63、152。

94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5 年 7 月 1 日，頁 67、156。

95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5 年 7 月 9 日，頁 70、158。

由於受日本殖民統治壓迫，吳氏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對祖國抱有憧憬，對中國事物亦有高度興趣，因此在閱讀書單中常可看到各類記述中國的書籍，如某日讀完《新支那の素描》，述說該書把偉大的中國文明描寫的很細緻，可做為中國旅行的最佳參考書籍。⁹⁶又如某日讀完中國研究專家村上知行（1899-1976）的《支那及び支那人》後，覺得內容非常有趣，對作者能以歷史地理觀點論述中國深有同感。⁹⁷雖述說該書描繪中國哀傷悲慘的一面，卻是中國社會史的佳作，可與郭沫若（1892-1978）《中國古代社會史》、林語堂《我が國民、我が國土》、日本社會運動家石川三四郎（1876-1956）《支那古代文化史談》及日本中國通後藤朝太郎（1881-1945）《睡著の獅子》等書相提並論，都是很好且應該閱讀的書籍。⁹⁸由此可知，吳氏除看過《支那及び支那人》外，也當看過上述相關描繪中國事物的專著。

值得一提的是，吳氏在閱讀相關中國書籍時常聯想到妻小的命名，如第四個孩子出生前夕，未知是男是女，遂將男孩先取名為民族圖南發展之「南圖」，女孩則取亞洲之次的「亞姬」，皆與當時中國情勢相關。而在閱讀東京帝國大學入澤達吉（1865-1938）博士所編《支那叢書》第二輯中的〈梅蘭芳傳〉時，突然發現梅蘭芳祖父正是梅雪芬（梅巧玲，1842-1882），與吳氏在東京時給元配毛雪芬所取的名字相同，因而多有所感。⁹⁹又如為即將出世的次女取名，乃選讀《支那閨房秘史》，述說該書為烈女傳（按：應為列女傳），閱讀目的是想藉由這些列女名字得到啟示，最後或許吳氏另有盤算，所以在該書中並未找到適合次女的名字。¹⁰⁰

96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年6月29日，頁82、239。

97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年8月29日，頁103、258。

98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年8月29日，頁103、258。

99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年11月10日，頁143、319。

100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年8月19日，頁110、289。

肆、閱讀模式與態度

據呂紹理以《臺灣人士鑑》為主要素材的研究指出，1930 年代臺灣士紳最喜愛的休閒活動包括讀書、旅行、音樂、園藝、象棋、圍棋等靜態活動，其中讀書更是五州（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名士第一首選。¹⁰¹就吳氏而言更是如此，吳氏曾規劃一天理想作息為診療 10 小時、寢食 8 小時及讀書 6 小時，後因照顧小孩、交際往來及處理雜事，把診療、寢食及讀書各縮減 1 小時，唯讀書所佔比重仍高。¹⁰²

吳氏讀書並無特別固定時間，只要一有空閒，清晨、午後、晚餐後、子夜時分，甚或通宵達旦，皆可見其「書中自有黃金屋、顏如玉」的身影，吳氏曾言扣除睡覺和看診，須利用這早起的時間來讀書和修身養性；¹⁰³又言某日起床很早，所以看完了恩師服部純雄所著的《育英の父乃木將軍》；¹⁰⁴再說某日天氣熱到不行，患者很少，午餐後便帶著敬仰的心情，閱讀日本心理學家安田德太郎（1898-1983）所著的《ピネルの生涯》。¹⁰⁵每天晚餐後，通常也是閱讀的時間；¹⁰⁶此外，再婚與戰時體制下連續燈火管制的不安、感冒引發的憂鬱傾向等，也讓吳氏說深夜回家睡不著覺，乾脆看書，直到雞鳴之時。¹⁰⁷由此可見吳氏幾乎不分時程地閱讀。

101 呂紹理，〈從臺灣人士鑑看日治時期社會領導階層的休閒傾向〉，收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主辦，《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0 年 5 月）。

102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5 月 6 日，頁 73、234-235。

103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 年 12 月 8 日，頁 162、335。

104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2 月 19 日，頁 34、194。

105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5 月 19 日，頁 81、242。ピネル（Philippe Pinel，1745 -1826），為法國精神醫學專家。

106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5 月 1 日，頁 61、219。

107 《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 年 4 月 24 日，頁 40、170。

吳氏除早中晚各時段閱讀外，在各環境空間中也常激發閱讀心情，如1941元旦搭火車回臺南佳里老家時，就在擁擠的車廂內選讀黃鳳姿的散文集《七爺八爺》，而在1943年8月第二次婚姻的新婚旅行中也在開往臺灣北部的火車上閱讀近代日本詩人作家佐藤春夫（1892-1964）的《支那雜記》。¹⁰⁸此外，問診空檔的閱讀也常為吳氏所喜，如天氣陰霾，患者稀少，就把日本優生學泰斗永井潛（1876-1957）所著的《道と自然》讀完。¹⁰⁹某日因問診不多，所以在空閒時讀完日本地質學家早坂一郎（1891-1977）博士所著的《隨筆地質學》，雖述說此書非重要文獻，卻學到地質學概念，是其可取之處。¹¹⁰

至於下雨天的閱讀記載更多，如：「今晨忽然天氣惡化，連續降雨，稍有空出來的時間，通覽《日本醫事年鑑》，資料龐大使人佩服」¹¹¹、「秋雨讓人懷思，春雨使人思考，因這陣雨得到很多思考時間，今天開始認真閱讀郭沫若《支那古代社會史論》」¹¹²。其實因為雨天可讓吳氏思考更為沈靜，讀書更有效率，所以才會有「因大雨致患者減少，可多出空閒時間，也可提高讀書效率」¹¹³、「雨一直持續下著，這樣的雨天對我來說，使我有幸幸福的時間讀些書，而這些書籍往往可以告訴我們世界的變動與歷史的驚異」¹¹⁴、「因長久以來的疲勞來襲，所以要好好利用雨天休息，然後讀些書，靜靜凝視這個世界」¹¹⁵的說法。

108 在火車上，吳新榮新婚妻子林榮樑也在看書，看的是日本女性教育家大妻コタカ所寫的《母の禮法》，見《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年8月2日，頁76、203。

109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年5月6日，頁63-64、221-222。

110 《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年10月14日，頁88、216。有關早坂一郎的研究可參閱歐素瑛，〈早坂一郎與近代臺灣地質學研究之展開〉，收於國立成功大學主辦，《府城深耕五十年、成就世界續百年：成功大學2019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19年5月）。

111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年7月13日，頁99、257。

112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年3月24日，頁39、221。

113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年4月29日，頁68-69、230。

114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年3月24日，頁49、211。

115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年7月4日，頁88、269。

吳氏酷愛讀書，即便生病住院期間也拿書閱讀，如 1943 年 4 月吳氏因熱病住院，待體溫正常，精神稍有提振時，就拿出林語堂（1895-1976）的《我が國民、我が國土》閱讀。¹¹⁶ 由於待在醫院好幾天，吳氏睡了就吃，吃了就讀，讀了又睡，終於把這本著作讀完。吳氏感佩作者的博學，認為該書將中華民族的缺點一語道破，雖然現代中國面對各種內外挑戰，但吳氏仍認為中國不至於滅亡。¹¹⁷ 無獨有偶，1945 年 9 月中旬，吳氏又得熱病，此回躺在病床上所閱讀者乃胡適（1891-1962）的首部白話新詩集《嘗試集》，雖然創作手法新穎，吳氏不太熟悉，但因胡適是個革命家，所以吳氏仍認為要好好研究胡適的作品。¹¹⁸

除搭火車、問診閒暇、雨天、生病外，有趣的是，有時因開會過於冗長無聊，吳氏也會偷偷看書，如某日記載下午兩點參加在公會堂舉行的皇民奉公會佳里分會第一次委員會，由於在諮詢事項中對各參與委員的答辯聽得不耐煩，所以拿出未看完的《斷鴻零雁記》，而得以渡過 4 個小時的冗長會議。¹¹⁹

自 1942 年 3 月底其元配毛雪芬過世後，吳氏為化解悲傷氣氛，除撰寫〈亡妻記〉之外，也以讀書自許，¹²⁰ 曾讀完《靜かなる愛》、《浮生六記》等書，唯至 1943 年，因家務與養兒育女問題，吳氏決定再婚，當選擇再婚對象陷於苦惱時，也嘗試以讀書排遣，如某日記載，費腦筋思考這些問題也沒用，所以拿出岡本一平所著的《かの子の日記》把它讀完，且說如果自己家務事沒那麼多的話，或許也能像著者一樣，一邊供奉亡妻，一邊對自己藝

116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4 月 13 日，頁 60、221。

117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4 月 20 日，頁 63-64、225。

118 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7：吳新榮日記（戰後）》，頁 8。

119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 年 5 月 20 日，頁 87、276。

120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 年 8 月 12 日，頁 131、321。

道努力精進，但因為還年輕，有野望，一個大世界等著他，所以無法如此。¹²¹由於續絃問題深深困擾吳氏，所以某夜吳氏睡不著覺，又拿起日本女性隨筆評論家阿部靜枝（1899-1974）的《寡婦哀樂》讀到天亮，讀完後說此一年過40歲的理性寡婦作者竟能寫出這麼優美的文章，對此流利的詩文再三玩味而不厭，對日本女性美的心思也多有感嘆，唯仍感嘆無法安慰自己年輕鰥夫要渡的冬日。¹²²

此外，在1945年5、6月二戰末期，即便臺灣空襲嚴重，在警報和爆炸聲中，吳氏仍趁空檔讀書，曾讀完《起てよ印度》、《河童昇天》、《子規言行錄》等較為輕鬆的隨筆集。¹²³有趣的是，吳氏因判斷雨天敵機來襲較少，所以還拿起較為艱澀的《中山全集》及《胡適文存》閱讀。¹²⁴而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為躲避憲警捉拿，曾藏匿鄉下草寮8天，期間曾拿起最喜歡的《世界文化史大系》與長篇小說《鯤島秘（逸）史》閱讀，¹²⁵之後改換至出生地臺南將軍庄躲了5天，也讀了林語堂日文版的《生活の探求》一書。¹²⁶

雖然吳氏一有閒暇即以讀書為樂，但在日記中卻也看到他對閱讀的計畫，如1938年的暑假說一定要在此雨季讀完《支那古代社會史論》；¹²⁷1946年4月則記述要在秋天選舉前讀完相關中國事物的3冊單行本及2冊

121 岡本一平（1886-1948），日本北海道人，為著名畫家與漫畫家，其所編著的《かの子の日記》即其夫人岡本かの子（1889-1939）所寫的日記。岡本かの子為日本神奈川縣人，著名歌人與小說家，1910年與岡本一平結婚，後因腦溢血辭世。見《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年2月19日，頁22、149。因岡本一平晚年再婚，或許吳新榮讀此作品也暗喻自己有再婚之必要。有關岡本一平再婚之事，可參閱其公子，日本著名藝術家岡本太郎所著的《一平かの子——心に生きる凄い父母》（東京：チクマ秀版社，1995年），頁216。

122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年12月21日，頁180、363。

123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5年5月31日至6月5日，頁142-145。

124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5年5月30日至7月9日，頁142-158。

125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7年3月26日，371-372。

126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7年4月4日，372。

127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年8月15日，頁108、288。

傳記；¹²⁸ 1949 年的新年新希望則是在新春時讀完威爾斯（H. G. Wells, 1866-1946）的《世界文化史大系》，且為此自我約束在夏天來臨之前，不與外界有任何接觸。¹²⁹ 此外，在年末時節，吳氏檢視一年閱書數量，也說要儘可能找出時間，試著把今年該讀的書讀完。¹³⁰

若就閱讀進度而言，由於吳氏對於各類書籍體認不一，有時遇到好作品，竟會一口氣讀完，如某日記載昨夜整理書類，無意中翻閱岩波文庫的《その妹》（武者小路實篤著），竟一口氣把它看完，興奮得不能成眠；¹³¹ 另日又記載昨晚徹夜讀完蘇聯科學家與探險家パパーニンの《北極探險記》，且稱讚北極探險是世紀大事業，也是科學的勝利。¹³²

由於吳氏典藏的好書不少，有時也會重複閱讀，如重讀威爾斯所著的《世界文化史大系》後就述說詳知人類以前的生物及人類發生過程，甚覺有趣，可以連續讀完；¹³³ 把橋田邦彥（日本醫學博士與教育家，1882-1945）所著的《自然と人》重新翻閱一次時，便說這是千篇一律的演講集。¹³⁴ 此外，如報刊雜誌連載後成為專書者，即便吳氏已先行閱覽仍購入閱讀，如某日讀完日本軍醫邑樂慎一所寫的《軍醫轉戰覺書》，述說該書大部分內容已在一個月前的《中央公論》讀過，但因為是部好作品，所以決定購買單行本，以備詳閱。¹³⁵

128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8 月 11 日，頁 95、252。

129 《吳新榮日記全集（九）》，1949 年 1 月 1 日，頁 64。

130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 年 12 月 16 日，頁 165、337。

131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 年 8 月 22 日，頁 134-135、323。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為日本著名小說家、詩人、劇作家、畫家、貴族院議員。

132 《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 年 10 月 24 日，頁 90、218。

133 《吳新榮日記全集（九）》，1948 年 8 月 28 日，頁 49。

134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5 月 7 日，頁 64、222。

135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7 月 24 日，頁 88、245；1940 年 8 月 21 日，頁 99、255。

有時因太多雜事或因怠惰而致延誤讀書，吳氏還自責書讀不夠或深信孔子所言「三日不讀書便覺言語無味，面目可憎」，所以在日記中常提醒自己若久未讀書，需趕緊找時間補閱讀，如：「這兩三天覺得讀書時間太少」¹³⁶、「因為這陣寒氣，一下子消滅了我的鬥志。然而起床後，突然深切地對自己幾十天來的不讀書，開始悔恨不已，一回到佳里，就決心從今天起，努力讀書」。¹³⁷ 尤其自 1944 年 10 月臺南遭受空襲以後，吳氏自認為一直沒有時間好好看書，所以在隔年 2 月 28 日能夠略讀除村一學所編的《支那文化談叢》時，感覺真是愉快，也因為難得有時間讀書，所以看到很晚。¹³⁸ 此外，對於讀書不專心，吳氏也會自我反省一番，如某日記載：「因問診患者少，多出空餘的時間，但因讀書未能專心進行，實在可悲。即使在物質上無所獲得，也該在精神上有所收穫」¹³⁹。要之，吳氏認為「書為妻，棋為友」，雖然自謙沒讀什麼了不起的書，但認為讀書總是唯一的安慰。¹⁴⁰

伍、品評與雜感

相較於霧峰林家的灌園先生林獻堂（1881-1956）在日記中鮮少記載讀後感想心得，¹⁴¹ 吳氏反倒常常抒發個人看法或對該書優缺進行評論，由於吳氏閱讀廣泛，就其日記所述較多者，大致可歸納為「中國文化與文學」、「東亞與世界」、「隨筆與文集」、「詩集與小說」與「政治壓迫」等類的品評雜感。

136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5 月 2 日，頁 70、231。

137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11 月 27 日，頁 141、297。

138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5 年 2 月 28 日，頁 21、109。

139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6 月 8 日，頁 73、230。

140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 年 8 月 30 日，頁 138、326。

141 有關林獻堂的讀書生活，可參閱拙著，〈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讀書生活〉，《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7（2009 年 6 月），頁 45-72。

一、中國文化與文學

前述吳氏曾為購買「支那文化史大系」，請在日本東京的胞弟至古書店代為協尋，其中在 1942 年 9 月讀完在 1940 年出版由小口五郎翻譯的《支那民族史》（宋文炳著），正是其中一本。吳氏讀畢後雖言無特別令人感動，卻修正其既有民族觀念，認為日本如果是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也是，由此視之，則無主張民族純粹性之必要。吳氏敘述臺灣先民除漢族之外，大概也有苗族血統，所以不太可能有純粹漢民族，若有，則大概只在長江流域，因黃河流域有太多北方民族，珠江流域則有許多南方民族。¹⁴²關於臺灣漢人族群血統有苗族、長江流域或有純粹漢民族之說，恐是吳氏的誤解，但對臺灣與中國大陸皆是多元族群構成之說，則應無疑義。

對於自身醫學專業，吳氏也想比對「支那文化史大系」中的書寫，所以也讀完當中的《支那醫學史》。吳氏雖指稱只是隨便翻閱並未充分研究，但已略為了解中國醫學發展的歷程，大抵上古與中古為正常發展，到近世演變成朝廷醫學、御用醫學，走向非科學性，幸好到近代受政治革命影響，又重回正常軌道。面對中西醫的競合問題，吳氏也提出中醫不應與西醫對立，反須利用西醫方法研究，才能有獨特成果。¹⁴³

由於吳氏文學造詣頗高，所以中國文學作品也是其抒發感懷議論者，如某日讀完近代日本文學家橘文七所著的《精解支那文學史講義》，說很幸運藉由此書了解中國文學略史，並舉出中國十大詩人（屈原、蘇武、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杜牧、蘇軾、蘇轍、蘇洵）及五大章回小說（《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此外，更因閱讀該書而得以分析詩與小說的發展歷程，如：「中國的詩在中古初期最為發達，到近代就不足取了。小說則在稍後的中古末期才很發達，到近代則漸

142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 年 9 月 19 日，頁 147-148、334-335。

143 《吳新榮日記全集（四）》，1940 年 4 月 20 日，頁 57、215-216。

漸衰退。上古是孔老等的論理時代，中古是李杜等的詩文時代，近代則是科學時代吧！」。¹⁴⁴

在各文體中，吳氏對詩最有所感，在某日讀完日本詩人上村忠治所著的《詩人に（を）通じての支那文化》後，除介紹該書透過中國五大詩聖（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探討中國人的精神層面，算是一部詩傳外，還說出最喜愛的詩人是白居易，並特別歸納出這些詩人的共通點，即經歷官職後的失意者、任官期間遍遊中國各地、喜好結交好詩友，且每個人都是酒豪。吳氏說看過這部書，令其眼界大開，知唐宋文學風華之偉大，令其折服，尤其讀古詩常有詩情湧上心頭之感，所以也仿效寫出〈瑣琅山房雜詠〉五首。¹⁴⁵

對現代中國問題，吳氏亦多感興趣，如某日讀完國學大師辜鴻銘（1857-1928）所著，在1940年由日人魚返善雄所翻譯的《支那人の精神》一書時，認為在此戰時體制下，能讀到在中國思想界多有名聲的辜氏作品，收穫不少，唯對其饒舌性、頑冥且見解偏差之處仍感失望。¹⁴⁶無獨有偶，若其他作者在行文中失真誤解之處，吳氏亦不假辭色提出批評，如某日讀完佐藤春夫所著《支那雜記》，認為作者雖理解中文，愛中國古詩，卻不瞭解中國，也不喜歡中國人，令其詫異。雖然吳氏甚愛隨筆，但對這種賣弄文字的隨筆集卻言不甚喜歡。¹⁴⁷

二、東亞與世界

前述吳氏藏書雖有少數英文及德文著作，唯對東亞與西方世界的瞭解，在戰前可謂仍多依賴日文。吳氏曾翻閱日本作家也是社會運動家石川三四郎

144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年12月19日，頁165、338-339。

145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年10月3日，頁154-155、341。

146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5年5月9日，頁44、132-133。

147 《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年9月12日，頁83、211。

(1876-1956) 所著的《東洋古代文化史談》，認為該書比預期中還好，對首篇〈緒論〉中的雄壯筆致深受感動，對〈帕米爾以東〉一篇書寫歷史幽遠、人類無力，更叫人驚醒，竟可興奮到一夜難眠。不久，吳氏把該書讀完後，再度提及認同欣賞該書的嚴肅〈緒論〉。此外，也因該書而更加了解地理上的帕米爾高原、伊朗高原、新疆、西藏、印度等地的歷史概論，對釋迦牟尼、老子、孔子、秦始皇等人物的評論也更為深刻。¹⁴⁸ 總結吳氏認為能讀到此類史書，心中感到無限欣喜，也認為該書與英國威爾斯的《世界文化史大系》、郭沫若（1892-1978）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都是其研究歷史根源與文化認知之重要書籍。¹⁴⁹

至於西方世界的作品，威爾斯的《世界文化史大系》則是吳氏最鍾情者，在日記中有多處記載，如 1939 年 6 月某日說：「今天開始要讀完威爾斯的《世界文化史大系》」，¹⁵⁰ 沒想到過了一個多月，吳氏的《世界文化史大系》尚未打開，因為厚重大部頭的書需花費相當時間閱讀。¹⁵¹ 過了十年的 1949 年元旦，吳氏在日記中說要在新春時間讀完《世界文化史大系》；¹⁵² 翌年 4 月 16 日再記：「因昨夜飲茶過多且暖氣如夏，睡不著，終於讀完威爾斯《世界文化史大系》下卷」，長久以來的讀書規劃與盼望終於在當日完成，所以特別記上一筆。讀完此書讓吳氏有世界史的概念，也認為威爾斯所預言的世界聯邦應該可以在半世紀內實現。¹⁵³

吳氏閱讀有一習慣，即喜歡類比，也常比較東西方人物，前述吳氏曾讀過《精解支那文學史講義》、《詩人に（を）通じての支那文化》，列出

148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10 月 19 日，頁 125、280-281。

149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8 月 15 日，頁 110、266-267。

150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6 月 26 日，頁 94、253。

151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7 月 26 日，頁 102、259-260。

152 《吳新榮日記全集（九）》，1949 年 1 月 1 日，頁 64。

153 《吳新榮日記全集（九）》，1950 年 4 月 16 日，頁 124。

10 位中國優秀詩人與 5 大詩聖，依此概念，吳氏在閱讀日本詩人與翻譯家生田春月（1892-1930）所編的《泰西名詩名譯集》之後，除對西方詩人習得一整體概念外，也同樣列出 20 位世界著名詩人與 8 大詩聖以供比對。¹⁵⁴

表 1：吳新榮日記所載西方 20 詩人與 8 大詩聖

地 區	姓 名（國籍）
英美	莎士比亞（英）、密爾頓（英）、拜倫（英）、丁尼生（英）
	惠特曼（美）、朗費羅（美）
南歐	雨果（法）、但丁（義）、Gabriele D' Annunzio（義）
中歐	歌德（德）、席勒（德）、海涅（德）、尼采（德）
北歐	普希金（俄）、屠格涅夫（俄）、安徒生（丹麥）、易卜生（挪威）
近東	泰戈爾（印度）、莎洛吉尼·那伊杜（印度）、索羅門（猶太人）

註：人名標示斜體者為吳氏所列舉的詩聖。

資料來源：《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2 月 4 日，頁 24、188-189。

三、隨筆與文集

吳氏對隨筆文集有高度興趣，閱讀數量不少，其中不乏高雅、有趣、撼動人心之作，如閱讀沈復的《浮生六記》，即說該書流利漂亮的文字和高雅的文化教養，不愧是乾隆時代文化的表現。¹⁵⁵ 此外，一整夜讀完的《天體と宇宙》，則是日本天文學家山本一清（1889-1959）以淺顯筆法所寫的有趣好書，引領吳氏進入驚異世界，令其體會天體神秘和宇宙偉大，感傷自己低俗

154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2 月 4 日，頁 24、187。

155 《吳新榮日記全集（五）》，1941 年 11 月 1 日，頁 129-130、277。

現實和渺小存在，故強力推薦各界閱讀。¹⁵⁶ 讀到《中央公論》中日本低音歌手伊藤武雄（1905-1987）的〈戰線に隻手を喪ふまで〉（戰場上直到喪失一隻手為止），則使其熱血奔騰、心情激昂，認為一個有教養的知識分子一旦上戰場，也會像野獸一般廝殺，所以該文是篇優秀的戰爭文學作品，且隨時都想要閱讀這樣的好文章。¹⁵⁷

由於各種隨筆文集內容參差不齊，吳氏除時有讚譽外，亦常有誤讀錯買批判之念，如閱讀日本政治家鶴見祐輔（1885-1973）所著《思想、山水、人物》，認為作者是個反叛者，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是陳腐的，所描繪的山水、人物也不過是歐美崇拜主義的表現而已；¹⁵⁸ 又如閱讀世界名著《ドン・キホーテ》（唐吉軻德），認為在有趣地方雖使人會心一笑，但總覺得缺少深刻性和感動性，所以讀到三分之一就放棄，吳氏認為該閱讀者應是觸及現代人心靈，滲入現代人生活，表達現代人所求所想所做，才是名作，才是神品。¹⁵⁹ 另外，如某日讀完日本前衛美術家古澤岩美（1912-2000）的《破風土》後，認為自己是被該書畫作與隨想文句之美吸引而購買，但看完後不知所云，就連書名為何是「破風土」都不懂。¹⁶⁰ 因為有錯讀、錯買之舉，所以吳氏也告訴自己此後對於書籍的亂買、亂讀應更謹慎，因為好的知識只能從好書中吸取，而只有好書才具有收藏價值。¹⁶¹

四、詩集與小說

除隨筆文集外，詩歌與小說也是吳氏所鍾情者，吳氏曾一口氣把安藤

156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 年 12 月 30 日，頁 183、365-366。

157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 年 11 月 30 日，頁 157、331。伊藤武雄，東京藝術學校畢業，聲樂家，1937 年徵調參與中日戰爭，在上海戰役中喪失右手，返國後擔任母校教授提攜後進。該篇文章後收於《左手の書：音樂伍長の手記》（東京：万里閣，1940 年）。

158 《吳新榮日記全集（六）》，1942 年 12 月 27 日，頁 181-182、364-365。

159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 年 12 月 20 日，頁 167、339-340。

160 《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 年 11 月 4 日，頁 95、222-223。

161 《吳新榮日記全集（三）》，1939 年 1 月 6 日，頁 6、165。

靜雄編著的《啄木歌集（鑑賞）》讀完，因為鑑賞力及時間不夠，所以感到遺憾，但該書確實使吳氏在空虛的思維世界裡得到精神糧食。尤其歌集中的〈一握の砂〉和〈悲しき玩具〉更讓吳氏深為感動，也讓吳氏立論若一詩人不念故鄉、父母、情人、子女的話，是寫不出好詩的。¹⁶²

至於小說部分，由於吳氏只選讀名作，所以每次也深受感動，其中臺灣文學作家庄司總一（1906-1961）的《陳夫人》可為代表。吳氏說該書對臺灣描寫恐怕是前所未有，因為作者定居臺南，才能寫出如此好的作品，但庄司身為日本人，竟能寫得如此生動深刻，也著實令人驚訝。若硬要找出缺點，只有幾處對平埔族的描寫與事實不符，使人看後覺得荒唐無稽。¹⁶³一年半後，吳氏又重讀該小說，認為文筆仍好得令人嫉妒，閱讀時竟一夜無法入眠，還和妻子起床追殺老鼠，以抑止心中興奮之情。該部小說除風俗描寫有兩三處略有造作外，以日本國內作者而言，能如此洞悉臺人風俗習慣，無所不知，實難能可貴，而此書能得到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頭等獎，自有其道理。¹⁶⁴有趣的是，吳氏在重讀完《陳夫人》的隔天，又閱讀其認為應是臺灣第一流女作家坂口禊子（1914-2007）所著的小說《鄭一家》，但因剛讀完《陳夫人》，所以把二者稍做比較，提出無論就文章內容或構想而言，《鄭一家》都稍遜《陳夫人》一籌。¹⁶⁵

五、政治壓迫

在吳氏相關閱讀的品評與雜感中，最特別的該算是對中國社會黨創建人江亢虎（1883-1954）所著《洪水集》一書的讀後感，因為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吳氏遭逢家國變局，所以連續兩三天閱讀該書。由於該書乃 1928

162 《吳新榮日記全集（五）》，1941 年 10 月 29 日，頁 128-129、277。

163 《吳新榮日記全集（五）》，1941 年 5 月 16 日，頁 50、203。

164 《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 年 12 月 18 日，頁 110-111、239。

165 《吳新榮日記全集（七）》，1943 年 12 月 19 日，頁 112、240。

年中國發生五三慘案後所發行者，描繪者乃中國最大變動期的諸事態，吳氏認為該書或許也可為臺灣經歷二二八事件後的參考。有別於其他書籍的讀後文字表現，吳氏在讀完此書後，有感而發創作新詩，暗喻國民政府如洪水般吞噬破壞臺灣，也造成吳氏自己與臺灣民眾對政府的怨懟，詩文如下：

誰能料想三月會做洪水！

那突發的巨浪，沖破了那堅固的堤防。

那無情的巨浪，流失了那美麗的田園。

那激怒的巨浪，淹沒了那平和的城市。

誰能料想三月會做洪水！

有一位勇敢的青年，曾有過洋的經驗，未到坊堤就被狂浪捲沒去了。

有一位理智的青年，抱有新進的理論，未到田園就被泥海埋沒去了。

有一位熱血的青年，吐露無限的純情，未到城市就被崩山壓沒去了。

誰能料想三月會做洪水！

洪水一過，滿地平坡！洪水一過，族親四散！洪水一過，人心如灰！

誰能料想三月會做洪水！

國家何時再建？民族何時復興？社會何時改革？¹⁶⁶

此外，因二二八事件受牢獄之災的吳氏，在出獄後重新閱讀中國名著《三國志》，說讀了《三國志》即知古代中國的社會狀態，此三國時代也是一大變動期，實在是充滿偽奸謀計，這樣遺毒至現代也不能消除。¹⁶⁷ 如此述說，也可算是對當時國民黨政府政治壓迫的一種消極控訴。¹⁶⁸

166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7 年 3 月 18 日，頁 366-367。

167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7 年 10 月 23 日，頁 413。

168 吳新榮熱愛鄉土，或受二二八事件之影響，自 1952 年臺南縣文獻委員會成立後即擔任該會委員兼編纂組長。吳氏在讀書、問診生活之餘，也致力於文獻編纂及著書寫作，曾完成《臺南縣志稿》、《金唐殿善行寺沿革志》、《南鯤鯓廟代天府沿革誌》等書。單篇文章也曾輯為《南臺灣採風錄》、《震瀛採訪錄》等。此一急遽轉變恐與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省文獻會暨各縣市文獻委員會相繼成立，臺灣文化精英為躲避當時政治肅殺氛圍，乃紛紛從事文獻工作有關。感謝審查委員提供此一寶貴意見。

陸、結語

吳氏雖身為醫生，但對詩文鍾情，曾幻想當個文學教授，¹⁶⁹ 所以喜歡悠遊書海。吳氏愛書、惜書，也不吝贈書，對於書籍的態度，可從其設置書房、書櫃、購書、選書、閱讀、品評雜感，甚至以愛書家自許中，看出他對書籍的愛好。吳氏書房雖有各類書籍，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唯就日記所載，隨筆、詩集、傳記仍是其最鍾情者，或出於殖民統治的被壓迫，或出於祖國之念，是以藏書中有不少中國事物，且對該領域求知若渴。而值的注意的是，在日治時期以日文為主的閱讀時代裡，吳氏同其他臺灣的新興知識份子般，也依此瞭解臺灣、日本、中國與世界，即便在瑣琅山房中藏有德文、英文等書，但就吳氏日記所載，仍以日文書籍為主要閱讀來源。此外，吳氏在日治末期接觸《臺灣全誌》、《臺灣文化史說》、《臺灣文化論叢》等攸關臺灣鄉土文化的書籍，是以戰後便積極投入鄉土文獻採訪紀錄的工作；至於閱讀《中山全集》、《蔣介石》、《汪兆銘》等政治人物的書籍，對其在二二八事件的應對也可謂產生一定的影響。

就閱讀此一課題而言，吳氏喜好閱讀，讀到好書，可暢言愉快；¹⁷⁰ 覺得無趣，也可適然而止，雖然也常責怪自己，買回的書看完後不知所云，有時可能誤買、誤讀，所以更常提醒自己要讀好書。吳氏的讀書時程基本上並不特別固定，各種情況都可閱讀，但仍會預定要讀哪些書，至於求診人士較少或下雨等突然因素，空出多餘時間，吳氏也隨興閱讀。要之，閱讀已成為吳氏生活中除工作、吃飯睡覺外的第三重要時間分配項目。

吳氏閱讀喜歡品評，好作品不吝讚美，對於水準以下的作品也會批判。此外，吳氏也常喜歡拿相對內容比較，如蔣介石與汪兆銘、埃爾利希與野口

169 吳新榮，〈談詩〉，收於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2：瑣琅山房隨筆》，頁 100。

170 《吳新榮日記全集（八）》，1947 年 4 月 13 日，頁 413。

英世、希特勒與莫索里尼、庄司總一與坂口禔子、中國文學與西洋名著等。吳氏也擅長歸納，如閱讀中國文學史後能對中國詩人的共通特質加以分析統整。

吳氏在 1964 年 11 月 3 日記載《笠》詩刊編輯吳瀛濤（1916-1975）曾贈送詩刊給他，吳氏回信說：「以前你贈我的詩集，我還未讀完，因為第一我公私的事務太多，我近來真是沒有那麼悠閒的時間及心情來吟味詩書：第二眼睛失保養，以致讀些書就感覺眼花又霧，以致現在積在桌上未讀之書有數十本，但我是愛書人，《笠》的第一號有殘本請賜下一本，或曙光文藝社所發行的東西，我也希望看一看」¹⁷¹。可見吳氏即使雜事繁瑣、時間不足、心情不佳、眼睛不適，對喜歡的書籍仍願勉力閱讀。

據施懿琳的研究，謂吳氏一生嗜書如命，不僅在躲空襲時讀三民主義，早期出外診病時亦在車上讀大部頭的書，如威爾斯的《世界文化史大系》，甚至當年因政治冤獄而逃亡時，亦手不釋卷閱讀威爾斯的《世界文明史》、鄭坤五的《鯤島秘（逸）史》¹⁷²、林語堂的《生活操求》，據他自己的估計，一個禮拜大概要讀上十萬字的書。由於讀的書多，層面又廣，因此在隨筆中可展現極遼闊的視野和豐富的知識，大抵醫學、文學、語言學、民俗學、文獻學的相關知識，都曾被他援引到作品中，在他純熟而自然的揉合之下，更添加了作品的深度和興味。¹⁷³

施懿琳的研究主要指稱吳氏因閱讀而引發對寫作的影響，但若純粹就閱讀目的而言，其實吳氏曾在日記中寫下：「我好寂寞，我愛高節的人格，我

171 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8：吳新榮書簡》，頁 55。

172 鄭坤五（1885-1959），字友鶴，號虔老、駐鶴軒主人、不平鳴生，祖籍福建漳州，生於清領末期鳳山縣楠梓坑（今高雄市楠梓區），為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家及畫家，亦為舊文學代表人物之一，著有《鯤島逸史》。見李陸梅，〈鄭坤五《鯤島逸史》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

173 施懿琳，〈吳新榮《瑣琅山房隨筆》析論〉，頁 241-242。

愛深厚的教養。因此，我會見了許多人，因此，我讀了各種書籍。可是那些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妄者，可是那些書都是淺薄的鉛字，我好寂寞，然而我仍想見許多人，然而我仍想讀各種書籍。」¹⁷⁴ 此段文字，或許也是吳氏終日悠遊書海的最好註腳，即高節人格與深厚教養的追求。

174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1938年6月20日，頁79、260。

參考書目

中文

- 王靜雯，〈論吳新榮的愛情觀與家庭觀：以吳新榮日記全集為主〉，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 朱貞一，〈野口英世傳奇（I-1）：為什麼探討野口英世博士〉，《臺灣醫界》，卷 54 號 7（2011 年），頁 58。
- 吳新榮，《吳新榮回憶錄—清白交代的臺灣人家族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
- 吳新榮、張良澤總編纂，《吳新榮日記全集（三）~（十一）》。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 年。
-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纂，《吳新榮日記全集（一）、（二）》。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 年。
- 呂紹理，〈從臺灣人士鑑看日治時期社會領導階層的休閒傾向〉，收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主辦，《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0 年 5 月）。
- 呂興昌編訂，《吳新榮選集》1-3。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7 年。
- 李陸梅，〈鄭坤五《鯤島逸史》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
- 松田良孝著、張良澤譯，〈由《吳新榮日記》看沖繩人的疏散體驗〉，《臺灣文學評論》，7 卷 4 期（2007 年），頁 82-91。

林丁國，〈一位小鎮醫師的行醫紀事：以吳新榮日記為例〉，收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等主辦，《日記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4 年）。

林欽賜編，《瀛洲詩集》。臺北：光明社出版，1933 年。

河原功著、高坂嘉玲譯，〈探求吳新榮的左翼思想—談「吳新榮舊藏雜誌拔粹集」與《吳新榮日記全集》〉，《臺灣文學評論》，9 卷 3 期（2009 年），頁 160-164。

封德屏總策劃，《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5：吳新榮（1907-196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4 年。

施懿琳，《吳新榮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

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2：瑣琅山房隨筆》。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1 年。

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7：吳新榮日記（戰後）》。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1 年。

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8：吳新榮書簡》。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1 年。

陳文松，《來去府城透透氣：一九三〇~一九六〇年代文青醫生吳新榮的日常娛樂三部曲》（臺北：蔚藍文化出版公司，2019 年）。

曾士榮著、鄭雅怡譯，〈認同 kap 戰爭：戰爭動員 kap 皇民化運動下之臺灣意識—用《吳新榮日記》作例（1937-1945）〉，《臺江臺語文學季刊》，2 期（2012 年），頁 38-66。

黃洪炎編，《瀛海詩集》。臺北：臺灣詩人名鑑刊行會，1940 年。

葉炳輝、許成章，《南天的十字星：杜聰明博士傳》。高雄：新民書局，1960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六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

歐素瑛，〈早坂一郎與近代臺灣地質學研究之展開〉，收於國立成功大學主辦，《府城深耕五十年、成就世界續百年：成功大學 2019 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19 年 5 月）。

蔣師轍、薛紹元編纂，《清光緒臺灣通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6 年。

鄭政誠，〈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讀書生活〉，《兩岸發展史研究》，7 期（2009 年），頁 45-72。

日文

山梨県立文学館編，《松本清張と木々高太郎》。山梨：山梨県立文学館，2002 年。

川端勇男，《漢方醫藥處方全書》。東京：漢方醫藥處方全書刊行會，1937 年。

西川滿，《赤崁記》。東京：日孝山房，1940 年。

佐藤武雄，《左手の書：音楽伍長の手記》。東京：万里閣，1940 年。

岡本太郎，《一平かの子——心に生きる凄い父母》。東京：チクマ秀版社，1995 年。

The Reading Life of the Doctor: In the Case of Wu Xinrong's Diaries

Cheng Cheng-Chen*

Abstract

Although he is a doctor, Wu Xinrong was so enthusiasm in literature, wrote down a variety of poems and articles that published i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Besides, Wu wrote some books associated with himself, such as "Zhen Ying Interview", "Zhen Ying Wandering", and " Zhen Ying Memoirs". Wu was also the major editor of "Nanying Literature" and "Tainan County Chronicles". Because Wu created many literature works, Taiwan literature group had edited and published "Wu Xinrong Complete Works" and "Wu Xinrong Anthology". All literature materials of Wu was concerned, what the most was "Complete Works of Wu Xinrong Diaries."

The set of Wu diaries wrote down from 1933 to 1967, and became th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ying Japanese occupation, post-war Taiwan and Tainan areas of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medical activities. The published of Wu diaries was highly noticed by the academic, a lot of scholars used the text of diaries to study his leisure life, but neglected the reading one of him.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his paper merely stressed on the book what Wu chosen, divided four sections to analysis “the source of books”, “the category of books”, “read mode and attitude” ,and “criticism of books”. The aim of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reading life of Wu himself, not only added the quantity of past research based on Wu's literature materials, but expected to explore the academic field of reading history.

Keywords : Wu Xinrong, Diaries, Books, Reading, Criticism